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後紅樓夢
第二十九回 卜蘭桂 孫來續祖 賦葛覃仲妃回省親

話說賈政聽見張梅隱進來，連忙肅了衣冠，趨迎出去，恭敬揖讓，攜手進來。這張梅隱是個高士，十分脫略，只說：「大人，彼此長揖罷。」就分賓主坐下。賈政知道他的《易》理精微，便請姜景星、林良玉、蘭哥兒一齊出來相陪。賈政道：「先生玄理高妙，真個的闡《易》精微，合了鄭康成、王輔嗣兩家，方才有這番識解。」張梅隱道：「大人高明淵博，就是列位老先生也是經師專家，在下淺見寡聞，哪裡講得出經的真意。」賈政道：「先生只不要過謙了。」

姜景星便問：「東漢說《易》之家，或以否泰陰陽各均，為諸卦包育，或以地水師旁通為天火同人，或以乾正變，自至剝；坤正變，自復至央，或以諸卦皆出自乾、坤，或以復、臨、泰、大壯、遁、否、觀、剝為十辟卦，其意不過推卦而執其一說，彼此不能相通，應作何折衷為是？」

張梅隱道：「這就是宋衷、干寶、虞翻、荀爽、陸續、侯果、盧氏諸之說，說起來也各成一理，但只推易之法，一本自然，不由他各人穿鑿了以意說多。這些漢儒，雖則原本《三易》，不過拘泥了些。而今就要緊的說幾條。干寶說乾初九至九五，自復來至自從來推到上九為乾值月，此本京房以卦氣值日立月，並非推移相生，而干寶開以為爻，則乾、坤反受生於諸卦矣。虞翻以大壯四之五，故有孚離日為光四之九得位正中故光亨，此亦推《易》之理，但四陽四陰之卦宜有四易，此其一耳。侯果說頤卦即觀初六升之九五降，此本觀臨而來之推《易》法。虞氏又說，晉四之初與大過旁通，則雜卦之義說條理次序皆亂矣。不過《易》之要義，乾、坤只生三畫一卦，三畫卦更無出於六子者，此即乾、坤生六子之法。而暮四朝三，上下四旁推得去，說作卦變，便不是了。」姜景星等十分歎服。賈政道：「先生談得透暢得很。先生替南安郡王的令親卜的那五卦，好靈呢。」

張梅隱道：「那是上年的事了，豐之革九三一爻變，占本卦變爻，本卦為貞，之卦為與。他昆仲兩人，也沒有告訴在下什麼事情，在下據了卦的象問他，可是為什麼莊子的事？他說是的。在下說，這莊子要不得，四面水草，陰陽上很不利，住不得人家。況且昆仲二位同居更不好，明明的手足兩人，爻詞上先露一句『折其右肱』，那變卦上打頭就說一個『徵凶』，定是去不得的了。他的令兄倒依人之話，這老二一定的貪了便宜去買它。果真不上一年，可傷可傷，這也是前定。」

林良玉等越發敬奇起來。張梅隱笑道：大人，當時就有一位老先生在席間剝過在下呢。」

賈政道：「剝的什麼？」

張梅隱道：「他說怎見得是水草，在下說怎見得不是。他說沛作旆，即是幡幔。在下說這個注，本來差了，怪的《山海經·西荒經》內『育沛』的沛，郭璞也說一個未詳，吳任臣也還博雅，不料他倒反引了這個《易經》的注子，也說作旆旆之旆，可笑極了，還冤枉他做一個水流貌。在下只說《孟子》上的『沛澤多而禽獸至』，沛水草名，定要算它水草，也解開了《易》義，也注明瞭《山海經》。」

賈政諸人聽了，益發折服。就連曹雪芹也請出來同座。寶玉等真個聞所未聞，敬得他了不得。當下擺出榮國府的第一等席面款過了，賈政便盥洗了，焚起降壇真香，張梅隱便也盥漱過了，供上著檯。張梅隱道：「在下的善願兒也很多，在大人府裡求了兩件吧。當今堯舜之世，澤及萬物，哪有天照不及的地方。在下心裡卻有兩件事情：第一，各省客死在京的人遺棺無歸的很多，求大人訪明他有主無主，有歸無歸，打算他或埋或送，還有那些年久暴露的，逐件實心妥辦。第二，那些守節寡婦，盡孝窮兒，無穿少吃，求大人糾了同志起個得實惠的會兒。大丈夫不為良相便為良醫。在下不能岐黃，只靠這一部易理勸善。大人到為相的時候，盡著的為國為民培些久長的氣脈。這便是在下叨賜了。」

賈政就依了，在香案前許下善願，仍舊禱告了。這張梅隱便在香案下，遵了筮儀揲起來，揲著了巽之震。張梅隱就驚異得很，道：「了不得。」

賈政就慌了，恐有什麼大不好的筮兆出來，便急急地問他：「凶吉？」

張梅隱道：「好得了不得。」這裡賈政眾人方才心安。賈政、寶玉重新拜過了。張梅隱就坐下來，細細想了一回，便開言道：「大人府裡可有什麼姓林的一位，卜的可是這一位？」賈政駭得了不得，便道：「真個神明瞭，不敢瞞先生，就卜這姓林的小媳，可有個喜信兒？」

張梅隱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等我慢慢地講出來。為什麼呢，本卦上下皆巽，難道不是個雙木林。六爻皆變，該占之卦象詞是不用說了。還有一個道理，象象好得很，卻不在本卦發動，定到之卦現出，恰好是震，一索而得男，恭喜，恭喜，頭胎便舉的。這也通不算，明明說一個恐致福，也合得著大人恐懼戒警的致福根基，笑言啞啞，難道不是一位小令孫。後有則也，你們裕後的法則原好。看到後面去，阿喲了不得，震驚百里，公侯之封，以為祭主，重新出一位國公。誰不會解，要在下解的。」

賈政、曹雪芹、姜景星、林良玉、寶玉、蘭哥兒都喜得了不得。賈政就叫寶玉上來，好好地楷字記著。蘭哥兒飛風地趕進來告訴王夫人，王夫人大喜。蘭哥兒又走報似的各處告訴去。黛玉聽見了，也害羞也喜歡。賈政十分敬服他，又請他談了好些易理，心裡要留住他過幾夜。姜景星等也二十分的苦留。這張梅隱是一位高人，如何留得住，要套車送他也不肯。賈政再三恭恭敬敬，邀他喝兩盞名茶。賈政還要他贈幾句話，張梅隱就說合四句來，道：「堅冰操守，愛日心田，芝蘭滿階，桂枝參天。」說罷，便拂袖去了。眾人只嘆歎不已。賈政走進來備細告訴王夫人。王夫人說：「為什麼不問他個時候兒？」

賈政跌腳地悔。隨後姜景星、林良玉、寶玉也進來，只說真個神仙，賽過了神卜管輅。林、姜兩位去了。寶釵、寶琴、李紈也過來，大家都說這個異人。寶玉還將南安郡王處的卦驗說合來，一發咄咄稱奇。姐妹們也講了好幾天。寶釵就去問史湘雲。史湘雲只是笑著，推說一個不懂。賈政、姜景星再去求他來，已不知何處去了。且說黛玉雖則管了帳房，卻虧了紫娟、晴雯、鶯兒，還有平兒三人幫她，那府裡的產業也有賈璉經理，倒也清閒自在。黛玉卻將應辦的事逐件安排起來。薛寶琴許配了梅翰林處，已經選有吉期，刑岫煙嫁過了薛蝌，黛玉又私自贈一所字號。又是李紋議定了趙侍郎的次子。李綺不配甄寶玉，另議定了新科的王詞林。蘭哥兒議定了北靖王的甥女，便是范尚書的女兒，吉期也選了。便就一件一件安排起來，連巧姐兒周家的親事也不用賈璉費心，只一樣的準備。真個才情又大，銀錢又寬，什麼事兒不妥當的。還有林良玉嫌後邊的院子空，也要蓋一座園亭。請著家中一班朋友打稿，嫌不出色，將許多圖樣送過來，要黛玉逐一佈置。那邊巧石已經堆滿了，各色卉木花草磚瓦木植也齊全，各色工匠同陰陽先生及各色鋪墊陳設也妥當了，單等這個圖兒方可以開工。黛玉正要斟酌，又是賈環夫婦二人雙回門。直等一切事過了，重新斟酌起這個園亭圖兒，倒費了好幾個黃昏半夜。林良玉見這個圖兒果然改得好，就選了吉利的日子蓋造起來。喜鸞、喜鳳嫌的空園上匠作喧鬧，仍舊過來，等工完了方才過去。姊妹們一發熱鬧得很，大家聚在王夫人房裡，連薛姨媽也在這邊。正在團聚得快樂，只見賈璉歡天喜地地走進來，說道：「聖上又有大恩典。」王夫人連忙問他，賈璉道：「咱們的娘娘又奉旨省親了。」

王夫人等歡喜得說不出來。賈璉道：「我從前說過的，當今治天下至大至重的，莫如一個孝字，體貼臣民之心，想來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，不在貴賤上分的。當今自為日夜奉侍以天下孝養，因見宮裡嬪妃才人等，皆是入宮多年，拋離了父母，豈有兩下裡不日夜思想的。故此從前的一位娘娘奉了恩旨歸省，亦且每月逢二六日期，准椒房眷屬入宮請候，這是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的曠蕩殊恩。所以內戚之家，凡有重宇別院，可以駐蹕關防，並許啟請鑾輿下臨父母私第，親見骨肉，面敘天倫。而今只照了從前的恩典，便是從前同了咱們家娘娘同時歸省的周貴妃、吳貴妃二位娘娘也同了咱們家娘娘一同准於中秋佳節歸家省親。老爺已經入朝，謝恩去了。這可不是天大的洪恩。還有娘娘的吩咐說，在家的時候親見過從前的省親，一切事情辦得太繁華了，就是從前的娘娘也曾再三警戒一番。娘娘吩咐，比照了從前要減去十分之八，不許半點兒浮華，倘一進園來看見了什麼格外裝點，立刻回鑾。可知道

聖上為了百姓上，親勞聖駕省方觀民，從不肯費民間一草一木，何況娘娘省親回家。一家子敬謹恪遵，方才喜歡。又說娘娘也不給一毫賞賜，這府裡也不許進獻蠶毫。又發下一本樂章，是《毛詩》上『葛之覃兮』一章，大內裡已經譜將出來，就吩咐梨香院的女孩子學習這章《毛詩》，按著琴瑟鐘鼓奏這個清明廣大的音樂，不許另奏俗聲。」

賈璉說罷，就將樂章一冊送上來。又說：「娘娘吃齋，那些隨從的內官人等要款待，這一天統不許殺生，大家小心敬聽。」王夫人等聽了，都說：「娘娘吩咐誰敢不遵，只是太素靜了，伸不出恭敬之忱，這便怎麼好？」

寶釵道：「娘娘儉德光照，奉了教訓倒也合意。」李紈也道：「娘娘平素的性情如此，自然一切遵依。」黛玉道：「只將從前娘娘的歸省章程真個的減去八分，這就是承順了。只是娘娘上頭便這樣伺候，到了內官侍從人等，卻要如前。」

王夫人、賈璉都說很好。賈璉也說：「姪兒且往外面去，等老爺回來了就回明老爺。」

王夫人也說很好。寶玉笑道：「照依著從前減去八分，我從前應制和了四首五言律詩，我這番只要五言絕句一首罷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倒要逃學，我們大家約了，請娘娘限你做一首二百韻的五排便了。」寶玉便道：「這還了得，連廷試也沒有這等苦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前日的考太便宜了，原該狠狠地復試一番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只拖定了你們兩個一同考，如何？」

王夫人、薛姨媽也笑起來。只見同貴走過來，說道：「咱們家二爺說是店伙計送了一擔多大螃蟹，家中人也少，一總送了過來，已經送到廚房裡去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剛才娘娘吩咐說不要殺生，而今又要煮這些螃蟹，可不傷生害命的？」眾人都點頭。寶玉道：「螃蟹呢，原也是個生靈，放生原也放得，但則咱們家放到池子裡去也覺得太多。若是叫人放去，一定的放在人家口裡，不過少送他些姜醋便了。依著我，只吃這一回，往後自己也不買，人家送來也不收，豈是不好！」

薛姨媽倒說印有理。邢岫煙也說：「很是，咱們今日且盡個興兒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說起吃螃蟹來，不是一個個的剝他也沒趣。若是別的弄起來，也沒個新鮮的法兒。不過是魚翅炒的，雞蛋炒的，雞鴨肉和做了羹湯的，再不然揚州調兒剝了一盤一角一角的，也再不見什麼新樣兒。若是剝了吃呢，原有趣，那腥兒還了得，就算洗剔淨了，也有些氣味兒討人嫌，過了一夜還只意思意思什麼似的，所以我也懶得吃它，也還愛它，只為了這個上不願意便了。」

寶琴笑道：「林姐姐，你什麼巧勁通使得出，咱們今日大家拿這個螃蟹交托你，你只要變出一個新樣兒，也不要太奇了，總要配口才好。」

黛玉笑了笑，點點頭。薛姨媽道：「今日吃螃蟹交托了林姑娘，自然好得很了。我還有個商量，從來弄物事的，少弄些便精緻，弄得多了，廚房裡也照管不過來，咱們而今只要咱們幾個人憑著林姑娘調度，其餘各房姐姐愛剝了吃的也由她。再則梨香院的一班女孩兒也不要她唱了，孩子們搶個螃蟹樂得什麼似的，也叫她們像心像意地樂。咱們若要取個笑兒，聽得前頭衙門裡到了一位杭州的女先兒，口齒兒很伶俐活變，咱們就叫來玩一玩好不好？」

王夫人等一齊說道：「這麼著更好。」王夫人等就慢慢地過去了，為的怡紅院秋色可愛，又是早桂開了幾株，大家就走到那裡去。各人面前放一個紫檀冰梅底的茶几兒，也不另外擺席。王夫人、薛姨媽兩位老人家，一炕兒歪著。女先兒到了，向各人請過安，就坐在旁邊椅子上。將弦子和一和，彈一套「將軍令」，彈完了，口裡唱道：西風昨夜到園林，吹出枝頭萬點金。試倩佳人理弦索，助他山水奏清音。唱完了，就說道：「請兩位老太太的示下，要唱個什麼玩意兒？」

王夫人就讓薛姨媽。薛姨媽道：「我倒沒有主見，你替我想想，只要大家鬥一個笑兒。」王夫人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從前老太太遊園的時候，也曾請一個女先兒進來，沒有她這個口齒。老太太說得好，凡是女先們唱的書無不過是佳人才子，什麼『鳳求凰』、『三笑姻緣』，這哪裡算得佳人才子，不過是些寒酸促狹的妒忌著富貴人家，編出這些書來暗裡譏諷的，不要說大家人家不愛聽它，就是這個做書的也造了多少口過。真真老太太說得不差，不是我當媳婦的自己揚著婆婆似的。這位女先兒看來文書也不少，單不要說這些，只是短景取笑的說個笑話兒統好。你們女先兒的習氣，只唱到極要緊的時候，括地一聲斷了弦碼。要人家追著下回，就說口喝了，嗓子枯了。咱們也不上這個當兒。」女先兒就笑得了不得，道：「太太真個明白，而今就剪截痛快的鬥個笑何如？」眾人都笑說道：「很好。」黛玉這時候已吩咐了柳嫂子一遍，也來坐了聽說書。女先兒就說道：「咱們而今現身說法，就說一個女先兒。一個女先兒會算命，嫁一個男的會相面，一同行道應酬。一位老爺要試他兩個技藝，就請他兩口子過去，分兩處坐下。老爺便叫女先兒算命。女先兒說道：『甲木坐寅，月建當令，四柱又有生扶，月乾殺透而坐旺地，已宮丙火，亦有制伏，一定大貴。』老爺走出去叫男的相面，男的說道：『請尊冠起一起。好得很，天庭飽滿，鼻准豐隆，兩顴也配得三台。請教手掌。好！軟若綿團，透出硃點，必定大富。』這夫妻兩個也奉承足了。誰曉得這位老爺倒反不耐煩過來，一會子請他夫妻兩個會齊了，說道：『你們兩個，一個說貴，一個說富，一家子的說話兒就不同。』女先兒說道：『老爺單是貴，貴到極處自然富起來。單是富，富到極處原從貴上說起。』而今女流的見識單望的貴，外面的閱歷的總重在富一邊。我們也遇見好些富貴的，開口便說到底可還有碗飯吃，所以男人只說向富一邊去。其實推算貴造，叫做富貴雙全，還繞了一個壽命延長。」

眾人聽了，一齊大笑。王夫人笑道：「好一個隨機應變，真賽過了柳敬亭似的。」這裡就送上螃蟹來，原來黛玉吩咐柳嫂子將螃蟹分做五樣分配，每一樣間一樣精做素菜。第一是螃蟹黃，只將嫩雞蛋鵝油拌炒；第二是螃蟹油，水晶球似的，只將嫩菠菜雞油拌炒；第三是螃蟹肉，將姜醋清蒸；第四是螃蟹腿，只將黃糟淡糟一遍，加寸芹香黑芝麻用糟油拌著；第五是螃蟹蚶，只將蘑菇天花雞湯加豆腐清燉。就算一個全蟹吃局。從薛姨媽以下，人人稱贊。寶玉還說：「快些載到食譜裡去。」又連叫送一份到書房裡請賈璉、蘭哥兒作東，陪了林、姜、曹三位，務必放量地吃些。那些丫頭們、芳官們也盡著吃白煮的，也將蟹黃兒塗人的臉，說算一個端午節下的雄黃兒酒。晴雯、平兒只得過去喝著。王夫人說道：「咱們今日也樂了，比上老太太從前只少一個劉姥姥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姥姥呢原也有趣。」寶玉道：「罷了，不過說幾句村莊話兒，盡說也討人嫌的。不過有了她替林妹妹添個玩兒的扳不倒便了。」

黛玉也笑起來，撤過了器皿，女先兒又唱了個「楚江情」，又唱了個「梟晴源」。芳官、蕊官、齡官也來聽，眾人就說說笑笑地散了。此後，就一日一日的辦起省親的事情來。一則有了舊章，二則仲妃吩咐過的，不許繁華，倒也容易妥當，連女樂的《葛覃》樂章也演習熟了。到了這日，兩府同林宅的上下一齊齊集，小心伺候起來。大觀園內雖則打量著仲妃到的所在，照前減了八分，也還帳舞蟠龍，簾飛彩鳳，靜悄悄地鳥雀無聲，處處香煙繚繞，自榮府大門至巷口，通用了圍幕擋嚴。過午的時候，就有一位太監飛馬過來，說：「今日比從前早了許多，用過午膳，往寶靈宮拜了拜，未初進宮，領了宴即准起身，這裡小心伺候。」

賈政就叫人一路傳進去了。就有賈璉同執事人等，讓太監去吃酒飯。一面再吩咐了值燈彩的。忽聽得外面馬炮之聲，同從前的一樣，太監們就說來了。男的自賈璉、賈赦以下，照舊在西街外，女的自王夫人、邢夫人以下，照舊在大門外迎接。肅靜了好些時辰，便有引道的太監騎馬到來。隨後龍旌鳳翼，雉羽宮扇，金爐曲蓋，照著元妃一樣。細樂也過去了，捧巾櫛的也過去了，便望見金黃繡鳳鑾輿過來，賈府諸人連忙跪下。鑾輿一直地進了大門儀門，也照舊更了衣，便也有昭容、彩嬪等引仲妃來下輿，仲妃到體仁沐德處各處一看，果然儉素，心裡十分欣悅，心裡想道：「古人說的『居高思危，處滿防溢』，可不該這樣的。」

也像從前元妃臨幸的時節，各處看過了一回。從前那些金玉珠翠錦繡羅羅的奢華，一概的除了八分，只是個法淨恭敬的光景。仲妃想道：「這麼著下去，才保守得天恩祖德。那金門玉戶、桂殿蘭宮的氣象，豈是臣子所宜。林姐姐真是個有學問的。」就到了省親別墅的正廳來。兩位太監引著賈政、賈赦等在月台下排班。昭容傳諭免了，退下去。又引王夫人等來，也免了退下去，就奏樂起來。仲妃再更衣，車駕到王夫人房中，欲行家人之禮。王夫人等跪而謝止。仲妃也喜喜歡歡，不像元妃垂淚的光景，坐下來說道：「我喜的是依了我節儉恭謹，可以保守了天恩祖德，往後只守著這個規模。」姊妹們也一一見過，就執了黛玉的手道：「姐姐，你近來做些什麼事情？」黛玉便送上一個紅折兒，通是一處處一件件，實心實惠行的善事兒。仲妃喜動顏色，說道：「非但與了這個府裡，自己也盡立個上好的根基，不枉了我的素心道友。」也請寶釵抱出芝哥兒來，抱了一抱，單單的賞他枚漢玉小印兒，

其餘眾人都只親筆的畫一幅。又上了車駕，到櫳翠庵拜佛，見了史真人，屏了眾人，講了好些時候。天就晚了，略略的瞧瞧燈，叫蕊官嗓子好唱這個《葛覃》之章，各色雅樂和著，歌到「歸寧父母」一句，也就落了些淚兒。重新叮嚀戒警了幾句，執了王夫人、寶釵、黛玉的手，吩咐他們二八日進去。不及一更，就要登輿。王夫人等又勸住了，再說幾句，黛玉也說：「良玉那邊，要蓋一座小園。」

仲妃許下蓋好了園再來省親遊玩，就升輿去了。眾人看見仲妃節儉的規模，喜歡的光景，追元妃省親的時候，雖則也曾戒警，倒覺過於傷戚了些，所以就仙游了。而今仲妃的行為舉止，一定是日升月恒，耆頤上壽，一家都歡喜稱頌。也來看小哥兒的玉印，是通紅的一方小漢玉，篆著「富貴壽考」四字，王夫人以下都喜歡得很，就叫黛玉、寶釵同做一個小錦囊，裝了與他掛上，叫領他的好生留心。這榮國府自仲妃省親以後，第二日請了安，第四日，十八早上，王夫人、黛玉、寶釵又進去請安領膳，真個的熱鬧繁華。忽一日，賈政接了旨，出差看城工，君言不宿，連忙出京。王夫人也清閒自在，就被薛姨媽、邢岫煙、香菱苦苦地拉了過去，黛玉也將各色事務開發一清，就與寶釵商議一件樂事，同寶玉說起來。未知什麼事情，寶玉的意見與她兩個不同，且聽下回分解。